

吴茂华
编

流沙河 短文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流沙河短文

吴茂华
编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沙河短文/吴茂华编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01.5
ISBN 7-5411-1997-0

I. 流... II. 吴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22978 号

策划组稿: 龚明德 唐宋元

责任编辑: 龚明德

封面设计: 任兆祥

版面设计: 吴 鸿

责任印制: 晋 冰

责任校对: 程 于等

书 名 流沙河短文 定价 23.00 元

编 者 吴茂华 ISBN7-5411-1997-0/1·1720

2001 年 8 月第一版 200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80×1230 1/32 字数 250 千

印张 13 印数 1—5,000 册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 3 号) 邮政编码 610012

电话: (028) 6666700 [发行部] (028) 6662959 [编辑部]

电子信箱: scwys@mail.sc.cninfo.net 华宇电子制印公司照排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卫干院印刷厂印刷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 (028) 6636481 6241146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。电话: (028) 6112922

自序

我这二十年来，逐渐转向，由诗而文。先是《流沙河随笔》，继为《流沙河诗话》，后有《南窗笑笑录》。其间尚有《Y先生语录》和《庄子现代版》，亦可归入文类。诗却越来越少了，终之以一九八九年春所作《了啊歌》，算是向新诗告别吧。人老情枯，写不出诗来了。又似黎明睡醒，春梦难续，只好做做文了。

古人做文章讲究气。气贯而文舒，滔滔长水。文舒而势健，直奔东海。我却气泄势弱，文章越做越短，无甚可观。书名《短文》，不但篇幅短，见识也短。非以短自负也，实知自家短处多也。丑话说在前面，免得读者失望。

二〇〇一年六月十六日成都

目录

· 1 ·

自序

· 1 ·

自由批评与严肃交流

· 3 ·

鸢迁乔木之后

· 6 ·

中国作家与诺奖病

· 8 ·

画中现实梦中景

· 9 ·

彩 梦

· 11 ·

有诗耶？无诗耶？

· 19 ·

《高级笑话》序言

· 21 ·

高级笑话四则

· 23 ·

能先想清楚吗？

· 24 ·

大姐您好

· 27 ·

释 家

· 29 ·

悼扬禾

· 32 ·

回望流年

· 35 ·

踢足球的瓦金效应

· 37 ·

雌伏对雄起

· 39 ·

不亦乐乎二十四

· 42 ·

二战我修飞机场

· 49 ·

故乡异人录

· 55 ·

Y太太语录

· 90 ·

假 的

· 93 ·

郊原愿闻四声鹃

· 96 ·

打菩萨和塑菩萨

· 99 ·

还是邱永汉赚钱

· 102 ·

感伤的红蜻蜓

· 105 ·

脱了裤子割尾巴

· 108 ·

小小汤圆悟大道

· 111 ·

古之坐跪走跑跳

· 114 ·

市美轩题壁

· 117 ·

黠鼠贿猫解说

· 119 ·

庄子发挥二十三题

· 162 ·

警之于前

· 165 ·

峨眉山诗稿序

· 166 ·

何谓“呼灯篙落”

· 168 ·

时间的乡愁

· 170 ·

联语小辑

· 173 ·

星寒两年祭

· 175 ·

叶石先生灵前

· 177 ·

谨向刘妈致敬

· 179 ·

比三 K 党反动八倍

· 181 ·

《新文学散札》序

· 184 ·

虎洞喝茶看云飞

· 187 ·

云从哪里飞来？

· 191 ·

《廖鸿旭自传》序

· 193 ·
劝诗人写文章
· 195 ·
含笑录
· 289 ·
谈《庄子现代版》
· 293 ·
四面看庄子
· 297 ·
四川老茶馆赋
· 299 ·
笑读《文坛登龙术》
· 304 ·
读《东西方性文化漫笔》
· 307 ·
一大乐事在书室
· 309 ·
为成都人叫魂
· 313 ·
王永梭片论
· 317 ·
詹詹草
· 361 ·
晚窗分得读书灯

· 364 ·

退休赋

· 366 ·

苏凤与醒狮

· 370 ·

《龙门阵》的四个坚持

· 372 ·

凤凰城沈从文故居

· 374 ·

透视张君

· 378 ·

三食考

· 396 ·

告别二十世纪

· 1 ·

编后（吴茂华）

自由批评与严肃交流

(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中国作协理事会上发言)

自由的探索来得不容易。尽管在五十年代初期，我们的第一部宪法已经给了文艺各种自由，包括探索自由。但是众所周知，这个自由从来没有充分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、文化生活、社会生活中实现，而且情况越来越不妙。经过千辛万苦，中国老百姓吃够了苦，中国知识分子吃够了苦，我们今天才有了自由讨论的权利，这一点我感到了幸福。

哪怕我们有了自由的探索，但是也要知道，自由本身不能当饭吃。自由只是给我们一个局面，给我们一个权利，并不足以给我们带来文学的繁荣，而且自由也有可能滥用。光有自由还不行，自由的探讨还必须同严肃的交流相结合，这样才有前途。为什么我要用“交流”两个字？我不愿用“交锋”两个字，也不愿意用“理论战线”这类词。所谓交流，就是异中有同，同中有异，彼此除开互相批评，还得有互相汲取的可能性。

我们今天这种状况，自由的讨论基本上有了，严肃的

交流还远远不够。我们的许多批评文章一味地捧场，看了叫人发麻。而且风气还不正，有些人专门去请别人捧他。都说好，少说坏，不说坏。你还不能去批评。你认真批评，麻烦就会来了，他就要跳起八丈高，背后骂你，而且采取其他方式对付你。这类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今天的批评根本上是无力的。我敢说一句话，我们的批评其尖锐程度远远不如台湾诗坛。但我们的批评就是在不尖锐的情况下，也经常引起轩然大波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严肃的交流还没有实现。

我认为一切批评文章本身不能算棍子。哪怕这篇文章批评得极其过火，语言极其尖刻，如果文章的背后没有其他的東西，如果文章就是白纸印黑字，背后再没有行政或者组织措施，再没有其他的压力，我认为它不是棍子，而且不可怕。怕的是有一些看来没有火气的文章，但是背后有来头，有某种背景，那就很厉害。这个现象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，值得我们每个人回味。

莺迁乔木之后

(一九八五年大西南作家座谈会上发言)

现代中国文学当然应该有多面的地方色彩，不然如何构成其丰富性呢？这个地方色彩中的“地方”，在概念上，绝不等于行政区域。举例说，云南省的文学和贵州省的文学，在现状上，两相比较，容有某些不同。这些不同乃是现状上的不同，而不是实质上的不同。作为文学来说，云南省的也好，贵州省的也好，都归属于现代中国文学。它们各自的地方色彩，如果真有，恐怕也不容易互相区别，也没有必要去条分缕析地加以区别。

世界上有中国文学、日本文学、印度文学、法国文学、英国文学等等，却没有一种文学可以被称为云南文学或贵州文学或四川文学或……

要求四川省的文学作品要有“川味”，正如要求云南省的文学作品和贵州省的文学作品要有“滇味”和“黔味”一样，亦仅就作品的取材而言，希望作家多取材于本省罢了。这个希望没有什么不对。作家取了川材，作品自然便有“川味”，如李劫人的《死水微澜》《暴风雨前》《大波》，

如巴金的《家》，以及其他等等。但是作家也可以不取川材，那样的作品便很难有“川味”了，如郭沫若的话剧和诗，如何其芳的诗，如巴金的《爱情的三部曲》，以及其他等等。以上两类，有“川味”的和无“川味”的，都是辉煌照世之作，都好。可见还有一个比要求有“川味”或“滇味”或“黔味”或“藏味”更重要的要求，那就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有中国味。省域意识也许是一种落后的意识。作家，无论是哪一省的，都应该具有现代化中国意识。他应该常常想到，站在他面前的读者是中国人，是现代的中国人和未来的中国人。他没有必要去过问他们是哪一省的人，若无特殊原因的话。

一般而言，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，是不会有省域意识的。他不会因为自己是四川人，所以就去读四川省的文学作品，而不去读别省的文学作品；他也不会因为自己不是四川人，所以就不去读四川省的文学作品，而只去读本省的文学作品。读者是自由的，谁也管不了他。他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，岂但丧失了省域意识，而且丧失了国界意识——这是指当他在读外国小说或看外国影片的时候。

这几年来，各省的文学月刊纷纷改名字，改掉原有的省名，如《四川文学》改为《现代作家》。例子太多，不胜枚举。改名字虽然是小事一桩，却也反映了文学观念的演变——文学毕竟是“人学”而不是“方志”。各省的文学月刊打破省界，大家都去“面向全国”，有利于形成互相竞赛

的局面，共同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。此举也许还有反对坐井观天的意义呢！

《边疆文艺》改为《大西南文学》，也是小事一桩，同《四川文学》改为《现代作家》一样。我却希望莺迁乔木之后，能够唱出更悦耳的歌来，且让三江五岳都能听到，使此举的象征意义带来实际效益。

照我的理解，这个新名字的意思是“中国文学·在大西南地区的”而不是“属于大西南地区的文学”。这样去理解，或不至于画地为牢，自我束缚，而更便于放手大干吧。书生之论，多不免抠字眼，而于事又无补。敬请读者原谅。

中国作家与诺奖病

听说还在讨论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，我便想起七八年前中国诗人（人数不详）联名要求诺贝尔文学奖授给前辈某老一事，当时鄙人心有疑惑存焉。是不是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十七个评委（其中有五个怪老头是常委）看见了长长的轿夫名单就会吓昏，赶快猛回头，给我们授来？你以为那些怪老头同我们一样害怕“联名信”吗？是不是认为诺贝尔甘露理应普降，我们一回也未尝过，所以这回非沾一滴不可？你以为炸药大王的钱也像我们机关的奖金，见人发一份吗？

诺贝尔文学奖恐怕是授给某个作家本人的，而不是授给某国全体作家的吧？若有我国老前辈得奖了，那是他写得好，他个人的荣誉。他写得好，不等于我们这些瘟猪仔大有长进。他荣誉了，不等于我们这些老霉娃都有脸了。文学创作既然仍是个体劳动，那么，他灿烂了我们借不了他的光，他晦暗了我们负不了他的责。无一中国作家得奖，非我之情也。有某前辈作家得奖，非我之力也。无论哪国

作家得奖，我只想读一读他的作品，看他是否实至名归，而无兴趣关心他的国籍和种族。中华民族振兴不振兴，与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没有关系。

我说没有关系。你说有，那去争取吧。不过须知诺贝尔文学奖不是钢铁煤炭，订几个五年计划就能拿到，也不是攻坚战役，来一套战略部署就能打下，你能怎样争取？赶鸭子上架？抱阿斗登极？

如果一旦破了天荒，某个中国前卫作家或非主流作家甚至或境外某个作家竟然得奖，我们受得了吗？正统的主流作家不会骂葡萄酸吗？考虑到这种“危险”的存在，为你的心态平衡着想，恐怕还是不争取为妙吧？

但愿中国作家自尊自重，勿去害诺奖病，整日的单相思，枉自旁鹜情怀，更勿去揪住怪老头们的衣领，对此质问：“鬼子都给了，黑人都给了，为何不给咱们中国作家？”果真如此，那就太给中华民族丢脸了。

凡像样的作家皆宜看淡荣辱，羞问得失，还须各自努力研习文学业务才是。怨尤是无用的。敲门是可笑的。这些年来该读的书堆成山了。与其耗费心力在这些琐屑上，倒不如各自散去，多读几本书，两眼盯住周围的生活，心头想着下层的百姓，自励自强，写好自己的作品。

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赤裸挥汗